



## 脾气（上）

吴官正

最近我一口气读完了卢梭的《忏悔录》，为他深刻的自我剖析和坦率的自我披沥所震撼。他说：“我在从事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业。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全部地展示在世人面前。”《忏悔录》是列夫·托尔斯泰最喜爱的作品之一，是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度评价的著作，是对歌德等著名诗人和作家产生重要影响的一部大作。卢梭以惊人的诚实、坦率的态度描写自己，毫不隐讳自己最下流可耻的行为。我佩服其勇气，但如果人们都像他这样赤裸裸地袒露，也没有必要。

卢梭生活的年代，处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前的启蒙运动时期。卢梭等一批启蒙者是资产阶级上升期的革命者。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所说：“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

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者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但我们须注意到，他们在提倡个性自由时，显然是将它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步，充满深厚的个人主义味道，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那个时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

读了卢梭等人的著作，我想起毛泽东对鲁迅的称赞：“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我也试着反思一下自己的脾气。人最大的弱点是难以约束自己，对情绪包括脾气也一样。大文豪苏轼说：“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我的修养离“大勇者”还很远，最大的毛病是脾气不好。客气的人说我“有些急躁”，直爽的人说我“脾气大”，老婆说我“脾气很坏”。我不知脾气是怎么来的，往往发过脾气后，意识

到不妥，但又很难改。我也为此吃了不少苦头，伤及同志，很不应该！后悔是一种耗费精神的情绪，发脾气，常常使我后悔，但有时却又控制不住情绪。想起发过的几次脾气，常感自责。

在大学读书时，我是团支部书记，看到一个同学谈朋友，星期一到星期六是一个，星期天又是另一个，我火冒三丈地说：“你不要这样换口味，不要用自己的青春去赌博。”他听了哭得很伤心，毕业后十多年都不理我。直到我诚心向他道歉，才得到谅解。其实这位同学在个人生活上是守道德、守本分的，显然是我伤害了他。

在葛店化工厂工作时，有个同志常迟到早退。一天，我把他找到办公室来，怒斥：“我讲的你为什么不听？你的耳朵长到哪里去了？”他左手扯着自己的耳朵，右手指着我，睁大眼睛，大声说：“我的耳朵在这里，你的眼睛长到哪里去了？”我顿时感到说得过分了，

随即心平气和地说：“你回去吧，今后要按时上下班。”他头也不回地走了。我过后想，自己是领导，下级这样顶撞我，定是难以忍受，是我讲得过火。第二天见面时，我说：“你还生气啊？”他说：“生什么气？当领导的少发火，好好说比发火好。”这是他对我的教育，至今难以忘怀。他后来很少迟到早退，工作还挺努力。

在江西工作时，有一次，听到一位领导处理某件事，我认为太过分了，就拿起电话，大喊大叫，很不冷静。当时那位同志就哭起来了，我感到不对头，立即赶过去，看他很伤心，连忙做检查，但无济于事。此后，他到处说我不好，还不断写告状信。有一个领导问我：“某某常攻击你，是怎么回事？”我笑了笑，心想，活该！后来，又有位领导对我说：“某某常告你。”我说：“我发过他的脾气，很不应该，悔青了肠子，他出出气也好。”有年过节，我见到他，主动向他问候，希望不笑也能泯恩怨。这次发脾气，我吞下了苦果，教训深刻，但屡悔屡犯，有时还是憋不住，真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

有一年，我的二姐来我家，在餐桌上，她说：“生活实在困难，你帮我安排一个孩子的工作吧。”我极不冷静地说：“同你一样困难的人很多，我做不到。”她说：“你帮帮嘍！”我发火：“我死了，你们不过日子？”一片沉寂，大家都不

作声。停了一会儿，老伴批评我说：“你太过分了，不能好好说？”我也觉得自己太不应该，事不办可以，话应好好说，何必如此伤人呢？二姐连饭也吃不下，坐了不久，就带着儿子回去了。这件事，我想起来就内疚，总觉得对不起她。但人间是没有后悔药吃的。她家没有电话，无法道歉；她是文盲，写信也看不懂。这件事二十多年了，一直挥之不去。当时，江西很困难，我压力很大，烦心的事不少，在外面忍着，在家里出气，给亲人带来痛苦，给自己带来折磨。以后的日子里，我有时也问她孩子的情况，心里总想到自己的不是。在离开江西去山东上任时，到她坟前站了一会儿，心里默默地说：“对不起，姐姐！那时，如您顶了我，骂了我，我今天也不会这样难受。”说实话，当时风气不太好，我很痛恨一些领导干部关亲顾友，自己怎么可能用公权为亲戚谋利呢？可是，一位普通农家妇女又怎么可能想到这些呢？她能想到的也只能是遇到难处找有权的弟弟帮助，这其实很自然。不办可以，但心平气和地说说道理总应该吧？

还有一次，江西电厂的存煤只能维持一天半，丰城市欠省计划煤约七万吨，市里觉得吃亏，我急了，给市委书记打电话：“我省电厂的煤只能烧一天半，如果在一个星期内，你们不把欠的煤全部上交，我

要对你们采取三条措施：一是电网垮了，找你们负责；二是在《江西日报》公开报道你们不顾大局；三是请求省委处分你市的市长。”书记答应做好工作，按省里的要求落实。这天下午，市长来到我办公室门口，站在那里说：“省长，煤会按你要求发到电厂。”我怒斥：“你走，年纪轻轻的，滑头滑脑。”这位同志转过身低着头回去了，不到几天就完成了任务。我考虑市里确实吃了亏，要有关部门补一些计划木材给他们。过了几个月，我建议省委组织部考察提拔他，说：“这同志很优秀，能干事，有胸怀。”后来，由于他的努力和同志们的支持，他干得很出色。多年来，总感到此事欠了这位市长的债。他工作那么好，我说这话没水平，太伤人了。至今想起来，仍不是滋味。他不记恨我，一直对我很好，更增加了我的自责。

写到这里，又想起了在高中时，脾气不好出了名。后来同张锦裳结合，几十年来，她都说我脾气太坏。还说：“我学布袋和尚，你发气功，我就把气装进布袋，让它慢慢跑掉。好在是布袋，要是塑料袋早就爆了，就是钢瓶也要炸裂。”我听了，有时感到问题严重。回想起来，每每在外面遇到难受的事，多在家里发泄。有时让人莫名其妙，有时大发雷霆，有时阴沉着脸，一言不发，情绪全写在脸上。■